

高海夫

GAOHAIFUWENJI

文集

高海夫 ◆ 著

三秦出版社

高海夫

GAOHAIFUWENJI

文集

高海夫 著


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海夫文集/高海夫著. —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7. 10
ISBN 7-80736-143-3

I. 高… II. 高… III. ①高海夫—文集②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6589 号

高海夫文集

高海夫 著

出版发行	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
社 址	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	(029)87205106
邮政编码	710003
印 刷	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印 张	38.25
插 页	1
字 数	543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500
标准书号	ISBN 7-80736-143-3/I·21
定 价	68.00 元(精)



高海夫先生
—摄于1995年

高海夫先生工作照



高海夫先生
在临潼华清池



目 录

〔 论 文 〕

关于《陈风·月出》篇 ——与高亨先生商榷	/001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正统思想不容掩饰 ——与霍松林先生讨论	/006
谈陶诗中的“静穆”	/014
对《庾信诗赋选》的选文标准和序言的几点意见	/021
读《诗品》札记	/025
关于嵇康的评价	/032
略谈阮籍及其咏怀诗	/041
关于韩愈的评价	/049
刘勰忽视内容而偏重形式吗? ——与景卯同志商榷	/054
岑参边塞诗的思想性	/059
再谈陶诗	/064
略论鲍照和他的诗	/074

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	/085
谈刘基的《郁离子》	/093
中唐诗人韦应物	/098
柳宗元“以生人为主”的政治思想	/112
柳宗元论“文”	/127
柳宗元辞赋的思想评价	/135
韩柳欧苏古文论	/146
高适的审美情趣	/148
岑参诗风格的发展变化	/163
柳宗元研究	/179
柳宗元诗的艺术风格	/183
“大中之道”和柳宗元的斗争精神	/197
刘柳诗风略说	/210
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	
——柳宗元审美意识研究之一	/222
唐代散文发展概说	/232
略说韩愈的散文美学观	/236
李儋元锡考	
——读韦应物诗札记	/247
韦应物江淮之游考述	/254
安史乱中韦应物行踪考述	/260
韩诗艺术二题	/265
高适与岑参	/275
“九州生气恃风雷”	
——近代启蒙诗人龚自珍	/322
黄遵宪与“诗界革命”	/327
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与秋瑾	/332
辛弃疾《木兰花慢·席上呈张仲固帅兴元》	/336

【 赏 析 】

辛弃疾《木兰花慢·滁州送范倅》	/338
苏轼《教战守策》	/340
说柳宗元诗《行路难》	/345
说孟浩然诗《过故人庄》	/348
高适《燕歌行》赏析	/350
《诗经》二题	/353
说柳文二篇	/358
说王维《老将行》	/363
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	/367
曾公亮《宿甘露僧舍》	/371
王耆《七夕》	/373
三胄《别周记室》	/375
王由礼《赋得岩穴无结构》	/377
沈佺期《独不见》	/379
说元稹《连昌宫词》	/381
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的风格特征	/383
说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	/386
说韩愈《张中丞传后叙》	/388
读《游黄山日记》	/390
《采葛》	/393
《苕之华》	/395
高适诗《封丘县》	/397
《燕歌行》	/400
《使青夷军入居庸》	/404
《营州歌》	/406
岑参诗《逢入京使》	/407
《与高适、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》	/409
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》	/411
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	/413

柳宗元诗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》	/415
《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》	/416
《江雪》	/417
《渔翁》	/417
刘禹锡诗《竹枝词》原第二首、第九首	/420
《竹枝词》原第一首	/420
《西塞山怀古》	/423
《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》	/425
谈柳宗元《封建论》	/427
柳宗元《愚溪诗序》	/431
《诗经·氓》	/434
王粲《七哀》(其一)	/439
曹植《白马篇》	/441
曹植《送应氏》(其一)	/443
阮籍《咏怀》(其一)	/445
鲍照《拟行路难》(其四)	/447
庾信《拟咏怀》(其七)	/449
北朝民歌《木兰诗》	/451
王昌龄《越女》	/457
元稹《遣悲怀三首》	/459
元稹《闻乐天授江州司马》	/461
柳宗元《秋晓行南谷经荒村》	/462
柳宗元《与浩初上人同看山》	/464
柳宗元《别舍弟宗一》	/466
柳宗元《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》	/468
柳宗元《捕蛇者说》	/470
柳宗元《童区寄传》	/472
柳宗元《送薛存义序》	/474
说姜词《翠楼吟》	/476

高启《牧牛词》	/478
高启《养蚕词》	/480
高启《田家竹》	/482
高启《青邱子歌》	/484
高启《送谢恭》	/487
高启《张中丞庙》	/488
高启《岳王墓》	/491
高启《晚次西陵馆》	/493
高启《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、汪由御史中丞出》	/495
高启《清明呈馆中诸公》	/497
高启《秋柳》	/499
辛弃疾《沁园春》	/500
高适《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》	/502
高适《封丘作》	/504
岑参	/505
岑参《过候山王处士黑石谷隐居》	/506
岑参《火山云歌送别》	/507
秦观《春日五首》(其二)	/508
陆游《农家叹》	/509
陆游《书愤》	/510
陆游《剑门道中遇微雨》	/511
范成大《双庙》	/512
杨万里《冻蝇》	/513
谈《李商隐研究》	/514
《红楼梦艺术冲突论》序言	/519
《浩歌集》前言	/521

【书序】

《三秦胜迹诗选》序	/527
《古今作家名联选》序言	/529
《雁塔诗词选》序	/531
《范成大诗选》前言	/533
《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》前言	/537
《千家诗鉴赏辞典》序	/544
《古文观止》少年版前言	/546
一个青出于蓝的《左传》选本 ——读《左传纪事精选》	/551
《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》前言	/553
《东坡词编年笺证》弁言	/559

【杂文】

唐诗教学中的古为今用问题	/561
文须字字作，亦要字字读 ——漫谈学习唐宋文学	/566
课堂讲授的语言艺术	/571
再谈写毕业论文	/581
治学絮语	/585
《大学语文》教学琐议	/587
不过是一句老实话	/594
一点平淡的回忆	/596
祭黄帝陵文(1990年)	/598
祭黄帝陵文(1992年)	/599
维修大雁塔记	/600
诗词十四首	/601

后记	/604
----	------

论 文

关于《陈风·月出》篇

——与高亨先生商榷

读了高亨先生对《诗经》中《陈风·月出》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辩文章以后,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,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,是否有当,尚望高先生和读者们不吝赐教。

高先生在为答辩王迺扬先生的批评而写给“文史哲”编委会的信中说:“我理解此诗的主要根据是此诗第二章说:‘佼人𡵓’。旧说‘𡵓好貌’。而陆德明‘经典释文’载诗经的古本𡵓作𡵓。”^①他认为“诗经的古本𡵓作𡵓”,于是便从《尔雅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逸周书》等古籍中找出了“𡵓,杀也”的古训,并又根据第三章的“燎的本义是焚烧”,从而便认为第一章的“僚”乃“燎”的借字,于是便构成了“五花大绑”“人头落地”“尸首成灰”等形象。他又以为“舒”乃“杼”的借字,即橡树,因而接着他便抛弃了“不圆满”的旧说,确定“窈纠”乃状橡树之盘曲纵横,“忧受”乃象飕飕声,“夭绍”乃“摇招”之借字,是风吹橡树动摇之状,这样他的新解便完成了。

那么,我们现在就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主要根据是否可靠。

《经典释文》的全文是这样的:“𡵓兮,本又作𡵓,同力久反,好貌。埤苍作𡵓,𡵓,妖也。”作𡵓的一本是什么,是古非古,我们不得其详,暂且不去管他,而“埤苍”乃魏初博士张揖所撰,却远在陆氏《经典释文》前约三四百年。那么,为什么“埤苍”所载不是古本,不可靠,而唯独数百年之后的陆德明的“经典释文”所载才是古本,最可凭信?陆氏自己也没有这样说过,这是令人

^① “文史哲”1956年9月号。

莫解的。

其实,陆氏的“经典释文”也并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古本。《小雅·甫田》篇“有渰萋萋,兴云祁祁”。北齐颜之推曾以己意加以改动。《颜氏家训》书证篇说:

诗云:“有渰萋萋,兴云祁祁。”毛传云:“渰,阴云儿;萋萋,云行儿;祁祁,徐儿也。”笺云:“古者阴阳和,风雨时,其来祁祁然,不暴疾也。”案渰已是阴云,何劳复云“兴云祁祁”耶?云当为雨,欲写误耳。班固“灵台诗”云:“三光宣精,五行布序,习习祥风,祁祁甘雨。”此其证也。

陆氏《释文》即据以照改,并说:“本或作兴云,非也。”看来他是很自信,很肯定的,然而错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和颜之推。关于这,清人卢文弨已予驳斥,他说:

《颜氏家训》始谓“兴云”当作“兴雨”,陆《释文》从之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载无极山碑有曰:“兴云祁祁,雨我公田,遂及我私。”乃知汉以前本皆作“兴云”。颜氏但以班固“灵台诗”“祁祁甘雨”为证,岂诸书皆可废乎?^①

由此可见,陆氏《释文》也并不是绝对可靠的古本,不宜过分凭信,而对其他古籍不予考虑。当然,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和抹煞《经典释文》,我的意思只是: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根据以证实陆氏《释文》乃真正的古本,绝对可信之前,还不能证实作,就绝对是后儒为歪曲诗文的窜改之前,我们还是相信“埤苍”作“𦵏”比较妥当,作“𦵏”、“𦵏”乃省借字,它们的意义都是“好也”。只根据“经典释文”,肯定作“𦵏”者是古本,而无视其他古籍,我们觉得是不够慎重的。

我们再看第一章的“佼人僚兮”。毛传:“僚,好貌。”《史记》:《司马相如传》引《上林赋》《姣冶嫫都》句下“索隐”引郭璞注诗曰:“佼人僚兮”。《众经音义》卷九引诗“佼人僚兮”。《文选》卷十三谢庄《月赋》中《殷勤陈篇》句下,李善注:“又陈风曰:‘月出皦兮,佼人僚兮’”。陆氏《释文》也作僚,注云“本亦作僚”。不管作僚,作僚或作僚,它们的意义都是“好貌”,(现在陕西关中一带还谓“好”曰“僚”)这总可以说是没有疑问的了吧。然而高先生却要根据尚不能证实的古本作“刘”的记载,认为“僚”乃“僚”之借字,这显然

^① 转引自王先谦“诗三家义集疏”。

是更不妥当的了。根据第一章作“僚”看,根据第二章他本并不作“刘”看,可知作“刘”乃省体,所以《释文》才说:“同力久反,好貌。”

于是,我们便很容易明白第三章的“燎”乃用其引申义,所以朱注谓“燎,明也。”但是高先生却因为“燎作明字解,诗经里再无旁证”^①而不之信。然而,高先生自己曾说过这样几句话:“同声系字,可以通用,古书中这种例子不胜枚举。……难道因为没有诗经古本为证,而一概否定了吗?”^②这个原则的精神是很好的,我们不必斤斤计较某字某义在《诗经》中有无旁证。

我们知道,由于《诗经》所录全是乐歌,所以其中多有重章叠奏,反复咏叹的现象,在这些篇章里常常是只置换一二字,其余全同,而这一二字有时是其形虽异而其义实同的。为了异形而同义便不免要常使用一些借字,这些借字常常是不能依本训作解,而是应该用其引申意义的。例如:“召南·甘棠”:“……勿翦勿伐……勿翦勿败……勿翦勿拜”;《卫风·考槃》:“……硕人之宽……硕人之……硕人之轴”;《陈风·东门之杨》:“……其叶牂牂……其叶肺肺……”等篇章中的败、拜、轴、肺肺,都是如此的。据此,我们觉得,“陈风·月出”篇中的“燎”字也应该用其引申意义,不应该依本义作解,朱熹的说法是不错的。

综上来联系起来看,我们觉得旧注中对“舒窈纠兮”“舒忧受兮”“舒天绍兮”的一些解释是正确的。“舒”虽可借为“杼”,然而不必都借,如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中“舒而脱脱兮”之“舒”,即非“杼”之借字,这两个“舒”字同义,都是“舒迟”的意思。胡承珙把“天绍”读为《文选·西京赋》:“要绍脩态”,《南都赋》:“要绍便娟”,《灵光殿赋》:“曲榭要绍而环句”等之“要绍”,都是形容女子姿态柔美的意思。“忧受”与“天绍”乃一音之转,意义亦当相同。他又把“窈纠”读为《史记·司马相如传》中“青虬螭蟠于东厢”之“螭蟠”,认为意即《洛神赋》中所谓“矫若游龙者也”,高亨先生不同意这个讲法,原因是这种“夸饰手法,在三百篇里是绝对没有的”。^③我觉得事实不是这样的,试举几个例子看看:

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:“有女如玉”。

《邶风·燕燕》:“瞻望弗及,泣涕如雨。”

① 《文史哲》1956年9月号。

② 《谈诗经〈月出〉篇答王季星先生》,载“文史哲”1957年3月号。

③ 《谈诗经〈月出〉篇答王季星先生》,载“文史哲”1957年3月号。

《齐风·敝笱》：“齐子归止，其从如云”。“齐子归止，其从如雨。”

这些难道不是“夸饰手法”吗？当然，这还不是形容女子的，那么再请看《邶风·君子偕老》篇吧：

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。委委佗佗，如山如河……

玼兮玼兮，其之翟也。鬓发如云，不属髦也。玉之瑱也，象之掇也，扬且之皙也。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。

这也难道不是“夸饰手法”的运用吗？那么，以意即“螭螭”的“窈窕”来形容那个“佼人”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既是“夸饰”，我们就不应该去呆看它。当然“游龙”与“美人的身段”绝不是一模一样的，要真如此，那就不成其为美人了，然而我们却不能这样去要求它，只要二者之间有某种程度的相似，借此能启发读者的联想与想象，从而获得比较具体、鲜明的形象就行了。不然的话，“泣涕”真能够“如雨”吗？……这些难道都是牵强的、不切合的吗？

最后，我还觉得，如若按照旧说把《月出》篇理解为男女恋歌，那么全诗的情感与气氛本是十分和谐一致、十分优美的：在皎洁的月光之下，为抒情主人公所爱慕着的那位“窈窕淑女”更显得柔美多姿、仪态万方，然而由于某种原因，他还“求之不得”，因而竟使得他忧虑、焦急与不安起来。全诗一唱三叹，情味悠然，从而便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享受。但如照高先生的新解，把本诗理解为“反映领主杀害农民的一事实”，那就不是这样的了。

为方便计，不妨把高先生《诗经选注》中《月出》篇的译文移录在下面：

月儿出来白晶晶啊！

橡树盘曲又纵横啊！

英俊的人儿身缠大绑绳啊！

愁苦的心灵如何悲痛啊！

月儿出来白汪汪啊！

橡树风吹飕飕响啊！

英俊的人儿刀下亡啊！

愁苦的心灵跳得慌啊！

月儿出来当空照啊！

橡树风吹颤摇摇啊！

英俊的人被火烧啊！

愁苦的心灵如何惨悼啊！

在本诗的第一条注释中高先生更阐述这首诗的主题道：“这首短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暴残忍，反映出被压迫的人们的牺牲流血，充满着作者的悲悼情绪，而这种本质是对统治者的强烈憎恨。”进而他又形象地描述本诗的

诗境说：“在月色惨白之下，一位英俊的人儿身上五花大绑走进杀人场，钢刀一举，人头落地，火光一起，尸首成灰。杀人场旁的老橡树，枝干盘曲，被风吹动，吼叫颤摇，增加了阴森气象，作者们的心灵在悲苦，在跳动，在伤悼。”

首先，尽管高先生讲得十分形象、具体、生动，然而这些内容读者从作品本身却看不到，譬如说吧，为什么这位被杀害者就是“被压迫的人们”，而那位杀人的人就是封建领主？当然，高先生曾举出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和哀公十一年两次所谓“劳动人民起义”作证，然而这是两回事，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。固然，在研究、分析文学作品时应当进行阶级分析，这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一项重要原则，然而这些都必须依据作品的形象去进行，在这里，过多的想象与创造似乎显得穿凿，也是不可以的。

其次，如若依高先生所说，这首诗是反映凶暴残忍的封建统治者杀害农民的这一事实，诗的作者可能是被害者的伙伴，他目睹这幕惨剧，因而才唱出了这首短歌，然而试想一下，这位作者面对着他的伙伴被杀害的惨景，由“五花大绑”而“人头落地”而“尸首成灰”，然而他却一直只表现了“悄”、“慄”、“惨”，即烦闷不宁，慄然心动、（惨应读为慄，《说文》：“慄、愁不安也。”）而无丝毫愤怒情绪，这未免太薄于情或不近人情了吧。

再次，如若依照高先生的新解，全诗情景的和谐一致也将受到损害。因为一方面是“五花大绑”“人头落地”“尸首成灰”，是“颤摇”、“阴森”、“悲苦”、“伤悼”，而另外一方面却是“月儿出来白晶晶啊！”，“月儿出来白汪汪啊！”，“月儿出来当空照啊！”这岂不是极不协调的吗？

根据以上所述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按照旧说把《陈风·月出》篇理解为男女恋歌比较来得妥当些，不必根据个别字的“古本”“别体”来深求，甚至于把主题也强予改变。

（原载《人文杂志》1957年第五期）
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正统思想不容掩饰

——与霍松林先生讨论

霍松林先生在他的《略谈〈三国演义〉》^①一文中说：“如果认为《三国演义》的基本思想是‘拥刘反曹’的‘正统’思想，那是片面的看法。”又说：《三国演义》之所以肯定刘备，拥护刘备，并不只是因为刘备是‘帝室之胄’，主要是因为他善善而能用，恶恶而能去。”当然，认为《三国演义》就只表现了个“拥刘反曹”的正统思想，认为作者之所以拥护、肯定刘备就只是基于刘备乃“帝室之胄”这一正统观念，从而否定了《三国演义》的意义与价值，这无疑是错误的。但是，如若以反对这一错误论断为名，不复顾及事实真相，断定《三国演义》所表现的只是“好皇帝”的理想，是人民的爱憎与愿望，对其中封建正统思想的糟粕则回避之，掩饰之，以达到美化古人、颂扬古人的目的，这也同样是错误的。然而霍松林先生却正是这样做的。霍先生在他的论文中，不惜用大量的篇幅去分析、肯定《三国演义》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与价值，而对其正统思想的批判却三言两语也不愿花费，表现得那样吝惜笔墨。这实质上岂不是在告诉读者：《三国演义》中并没有什么正统思想，或者用霍先生的话说，“由于人民的爱憎和理想表现得那么强烈，以至压倒了正统思想”，可是，事实终究是掩饰不了的。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正统思想实际上是明显而突出的存在着，它并没有为人民的爱憎和理想所压倒，以至消失掉。

为了说明问题，下面我想从两方面简略地谈一下《三国演义》中正统思想的表现。

第一，从对汉室和曹操的态度看《三国演义》的正统思想。

诚如霍先生所说，“《三国演义》一开始，就把‘人心思乱’的原因归于‘朝政日非’，并抨击了‘禁锢善类，崇信宦官’的桓、灵二帝”。在这里，作者对汉室的腐朽败坏的确是有所不满、有所批判的。然而，根据这一点是否就

^① 已收入他的论文集《诗的形象及其他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。